

[美] 彼得·斯陶伯 PETER STRAUB 著 / 路旦俊 胡泽刚 译

夜屋

作家遭遇他小说里的女主人公
阴阳两界通过互联网交流沟通
恶魔的魂灵蠢蠢欲动……

畅销惊悚小说《迷失男女》作者最新力作

In The Night Room

人民文学出版社

IN THE NIGHT ROOM **夜屋**

[美]彼得·斯陶伯 著

路旦俊 胡泽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5-5466 号

In the Night Room

Copyright © Peter Straub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lph M. Vicananza,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5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屋/(美)斯陶伯著;路旦俊,胡泽刚译.一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5

ISBN 7-02-005327-0

I. 夜... II. ①斯... ②路... ③胡... III. 长篇
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3732 号

特约策划:吴文娟

责任编辑:刘 乔

封面设计:高静芳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2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28.00 元

数码阴阳界,爱在虚幻间(代序)

彼得·斯陶伯是一位地道的当代美国作家。也许中国读者还不太熟悉这位和斯蒂芬·金齐名的惊悚小说大师,那么请看下面的一则“新闻”——

二〇〇四年七月,惊悚文学的最高奖——本年度世界惊悚作家协会奖暨“布莱姆·斯托克奖”毫无争议地颁发给了著名惊悚小说作家彼得·斯陶伯二〇〇三年的新作——《迷失男女》(Lost Boy Lost Girl)。

斯陶伯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在那里生活了十八年,他习惯于用“米尔港”作为故事背景来指代现实中的密尔沃基,甚至于书中的鬼屋地址(密歇根北街 3323 号)也和他的昔日住址(密尔沃基 44 号大街 3323 号)大致相同。

因此,当著名摇滚乐手 Nick Cave 成为斯陶伯的书迷后,乐迷们惊讶地发现,斯陶伯的惊悚小说成了灵感源头。Nick Cave 创作了一系列歌曲,有关于日常生活中的蓄意谋杀,其中

便有一首名为“米尔港的诅咒”。据说，有好事之徒还将 Nick Cave 的这些歌词传送给斯陶伯看，大作家惊讶万分，却也没有责怪歌手对自己灵感乃至细节的“剽窃”，而是大度声称：

“所有门类的艺术家都必须相互借鉴。如果自己的故事能被用到一首歌曲里，那就更好了。”后来，两位名人还通过互联网交换了意见，Nick Cave 赠送了 CD 给斯陶伯，上题“斯陶伯先生惠存”。

以上新闻虽有八卦嫌疑，但足以证实一点：惊悚题材对于美国文化的重要性，摇滚乐、电影、小说乃至时装、化妆都可以在这个层面达成共识。既然彼得·斯陶伯曾赢得斯蒂芬·金的盛赞，甚至联手合作过《护身符》、《黑屋》，所以不妨将两位大师作个小小的比较：他们总是执著于一个小镇，不算发达，甚至颇为固执地停留在作家本人的少年回忆中，充满了荒草、破屋、古怪的人家、失常的作家、诡谲的超自然物——这无疑成了鬼屋和生死界最佳的选址。他们都自然而然地在书中出现疑似本人的“作家”形象，也都写过作家和笔下人物之间的纠缠。（想一想《秘窗》和《闪灵》中作家们的遭遇吧！那都是根据斯蒂芬·金作品改编的惊悚电影。）

惊悚电影借助好莱坞走上了康庄大道，以至于惊悚小说也登上前所未有的宝座。在此之前，侦探小说的神秘气息也令一代又一代人着迷。得奖作《迷失男女》和这本《夜屋》便融合

了惊悚元素、侦探技巧和电影画面这三大重要组成部分，完成了对惊悚联想力的另一次强烈挑战。但斯陶伯并不走逻辑推理的理性路线，而是极其感性。

斯陶伯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他大胆极了，可以像拍电影那样写书，可以完全不顾及时间顺序的先后，可以完全不担心情节的碎片，在小说中创造小说，在不同人称、不同文体之间轻松自如地剪接蒙太奇效果，起承转合之间，把握叙述的节奏，将碎片拼出图画，把读者牢牢吸附在有关“真相”的节点上。

但如果说起他和金大师的不同之处，我认为最明显的莫过于斯陶伯更加幽默、善用讽刺，而且似乎比我们的金大师更时髦一点，有点与时俱进的新鲜感。尤其在这本《夜屋》中，互联网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甚而成为一种新时代的、更具象的“阴阳界”的概念：死魂灵入侵了私人邮件和聊天软件（因为过于逼真、过于“合理化”，可能会对天天上网的读者们产生必然的心理影响吧！），犹如电影《鬼来电》、国内畅销小说《地狱第十九层》的模式。该模式使用起来既方便又吓人，可谓是在各国都屡试不爽，几乎要成为当代的都市派惊悚思维定势了！

这部小说第一个夸张的场景是这样的：一个愤怒的天使在车水马龙的纽约市中心格兰德大街上骇然地张开巨大的双

翅……看到这里，我已明白，魔鬼已经上场，天使也必须出动，而我们的主人公蒂姆·安德西则彻底懵了。他所遇到的那个名叫“威莉”的女子，手指头会变得透明，需要疯狂地吃巧克力。蒂姆依照异类世界的指示，必须把她带回密歇根北街3323号。至于这一切发生的根源，则因为作者写的上一本书《迷失男女》：书中被认定犯下变态连环杀人案的凶手竟然在阴间不满于莫须有的一桩罪名：虐待并奸杀自己的亲生女儿，所以，恶魔的魂灵蠢蠢欲动，要为自己讨个说法。与此同时，阴阳两世的界限被闯破，各路死魂灵都拥挤在蒂姆的电脑屏幕上……

《夜屋》酷似《迷失男女》的续集，似乎要解答上一部书中的未解之谜，事实上却是乌云叠起，自成一体，更加扑朔迷离。作者、主要人物、人物笔下的人物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尽其所能地扰乱读者视线，搅乱一切常规，颠覆正常世界的秩序。因此与其说这本书是续集，不如说它是借用上一本书中的人物关系，讲了一个《黑暗中的另一半》（斯蒂芬·金的名著）式的故事，但比同类电影《秘窗》更加温情，更自恋，是一切作家对笔下人物倾尽情感的必然结果。

有趣的是，从某种角度来设想，《夜屋》是比《迷失男女》更加通俗易懂的故事，因为阴阳两界的沟通虽然无从考证，人们却已对之形成了默认的思维模式。随着千百来年的文

学、电影、绘画、传说等等艺术形式的影响和熏陶，人们对于惊悚题材作品的超常识的领悟力也在不断得到发展。事实上——很可能——我们更容易接受一个纸面上的荒诞场景，但是反而难以接受发生在生活中的小小的可怕事件。

《夜屋》便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理智、坚韧而勇敢的作家如何接受一个不能接受的事实。而当爱情发生在这样一个故事里时，便注定了是个悲剧。

于是

二〇〇五年十月于上海

目录

数码阴阳界,爱在虚幻间(代序)	于是	1
-----------------	----	---

第一部		
威莉再次失去理智,蒂姆也是如此		1

第二部		
云中传来两个声音		99

第三部		
汤姆·哈特兰扮演的角色		125

第四部		
蒂姆·安德西起航去拜占庭,威莉也是如此		177

第五部		
窗口瞥见的女人		297

第一部

威莉再次失去理智，蒂姆也是如此

1

九月初,某个大雨如注的星期三。上午九点四十五分,作家蒂姆·安德西无可奈何地放下没有吃完的早餐,丢下了《纽约时报》上的填字游戏。尽管他不愿意承认,他的心情还是糟糕透了。他回到了位于格兰德街 55 号三楼的家中,比他原定的时间晚了许多。他随手把门关上,却没有能使烦躁的心情平静下来。他当啷一声将湿淋淋的雨伞插进一个直立的金属架上,端着一杯新冲的脱咖啡因咖啡回到书桌旁,坐到一张上面有许多可调节高度的控制杆的网孔椅上,双击“电子邮件”中带有箭头的信封图标,心头觉得已经把大多数烦恼都抛到了脑后。他把当天收到的第一批电邮调到屏幕上。总共是十封信,其中两封不知所云,因为发信人完全是陌生的(他后来才注意到,发信人的名

字与一些具体的域名联在一起),均没有主题,而且每封信都只有几个互不关联的单词,他立刻删除掉了这两封电邮。

他刚将它们删除,就突然想起两天前曾经删除过两封类似的电邮。有一阵子他眼前又浮现出刚才在“炉旁餐馆”吃饭时看到的马路对面的情形,仍然是那么紧急,那么令人恐惧。

2

格兰德街西北方向约二十英里处,一道突如其来的亮光中,一位名叫威莉·布赖斯·帕特里克(很快将会变成威莉·布赖斯·费伯)的女人正驾驶着她那略显肮脏的微型梅塞德斯车,驶离亨德松尼亚北边的帕斯马克商店。她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无可奈何地听凭自己的意志在那段长达二点二英里、行人越来越少的联合街上行驶着。她来到了一个大型停车场,看到有两辆小轿车正从门口缓慢开出来。她朝后视镜望了一眼,环顾四周,然后将车开了进去。停车场漆黑的地面上有一摊摊浮油在闪亮。等待着开出停车场的几个男人看着这个金发蓬松的女人驾驶着一辆油光发亮、顶部扁平的车子从他们的视野中经过。其中一个人还以为她是个十多岁的男孩呢。

威莉轻快地驶过停车场尽头那栋监狱一样的房子,她的肩膀耸得高高的,前臂绷得像绳子一样紧。她给自己施加这样的

压力一方面是自己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是某种冷漠的神灵在驱使着她。威莉在一块空地上停了车，心头的困惑到达了顶点。她看着面前这栋狭长而破旧的砖结构建筑——三层楼，大铁门，一排排肮脏的窗户隐藏在蜘蛛网后面。她知道屋子后面有个码头，通往几个朝外凸出的装卸区，就像是湖上的一座桥墩。最顶层的窗户上悬挂着一排肮脏的字，上面写着“密歇根农产品”。

令她心神不定的正是“密歇根农产品”这几个字，而不是楼房本身。从字面上看，这里仿佛是一个水果蔬菜批发仓库。两天前她心不在焉地开着车，稀里糊涂——用米歇尔·费伯的话说是“神情恍惚”——地来到过这里。这高大的建筑位于联合街荒凉无人的地带。仓库顶上那几个字没有剥落下来，却像是着了火一般，穿过暗蓝色的空气冲她扑来。

威莉觉得自己是给人领到这儿来的，她的“神情恍惚”是别人有意造成的，而且她是被别人操纵着来到了这里。

她不知道别人是否也经历过这种情形，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小小的幻景：一个漂亮的、黑头发的男孩，十几岁的样子，一只手拿着一块滑板，呆呆地站在阳光灿烂的街道上，面对着一栋其貌不扬的空楼房。但她很快驱除掉了脑子里的幻象。她的想像力总是不请自到，不管有没有用途总是主动地把幻景呈现在她脑际里。威莉知道想像力虽然有时候很有用，但有时也能令她过度兴奋。哦，是的，只有在恐惧爬上了你的手臂时，你才知道想

像力究竟是对你有用还是会令你过度兴奋。

那个男孩和那栋空房子使得这个宇宙更加紊乱，她在脑海中把这个幻象驱赶了回去。因为，嘿，那栋空房子里面究竟会是什么呢？

3

一想到星期一曾经看到过的邮件，蒂姆·安德西的好奇心大发。他没有先回复那些需要回复的邮件，而是立刻点击了“删除项目”图标。这里已经聚集了两千多项，他寻找着与刚刚收到的邮件相匹配的那几封。他找到了它们，它们仍然按被删除的时间顺序排列着，有赫费和普雷斯顿发来的两封，主题行空白，这表明寄信人不拘礼仪。他希望自己不会对此感到恼火。他点击了第一封。

发信人:Huffy

收信人:tunderhill@nyc.rr.com

发送时间:2003年9月1日早上8:52

主题:

牢记

蒂姆琢磨着,那是“忘记”的反义词,而“忘记”与“失记”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他又点击了第二封。

发信人:presten

收信人:tunderhill@nyc.rr.com

发送时间:2003年9月1日早上9:01

主题:

没去

毫无用处,毫无意义,胡说八道。赫费和普雷斯顿这两个孩子琢磨出了如何隐藏电子邮件地址的方法。他最近出版的新书封面上有电子邮件地址,这两个人很可能是在那里查到的。他又看了看已经删除的那两封。

发信人:rudderless

收信人:tunderhill@nyc.rr.com

发送时间:2003年9月3日星期三早上6:32

主题:

没空

另一封是:

发信人:loumay

收信人:tunderhill@nyc.rr.com

发送时间:2003年9月3日星期三早上6:41

主题:

实在

实在? 从这些神秘邮件来看,写信人仿佛正在昏昏欲睡,要不就是在网吧里,后来的顾客把他的手拽出了键盘,因为第二封信与第一封前后只差几分钟。

四个善于隐藏邮件地址后半部分的人几乎在同时给一个人发送垃圾邮件,而且时间是凌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更奇怪的是,其中一个人写了“没去”,姑且不管是什么意思吧,而另一个人事先并没有约定就回应了个“没空”。虽然他觉得这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但心里总有点不自在。

现在只剩下了两种可能性,而且这两种可能性都很大。其一,四个给他发送邮件的人是合谋的;其二,四封邮件是同一个人用四个名字发送的。

从 Huffy、presten、rudderless、loumay 这几个名字来看,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也很陌生。过了一会儿,蒂姆想起家乡伊利诺伊州的米尔港有个叫保罗·雷斯頓的男孩,当年在“圣物匣”高中橄榄球队跟他是队友。这家伙整个一个爱捣乱的消防栓,长

着油腻腻的头发,到商店偷过东西,动不动就跟人打架。两人四十多年没有交往了,现在给他发送两个字的邮件,这决不可能。

蒂姆把这几封信重新读了一遍,思索了片刻,然后把信的内容进行重组:

牢记

实在

没去

没空

这很可能是

牢记

实在

没空

没去

或者

实在

没空

没去

牢记

这也强不到哪儿去,对吧?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去”字是打错了,本应该是“法”字。“牢记,实在没空,没法。”不管说的是什么,反正很伤脑筋。同样伤脑筋的是,四个人居然把一封完整的信拆开来发送。如果蒂姆情绪沮丧的话,他只要想想他弟弟菲利普就会好得多。菲利普的老婆自杀了,儿子又失踪。一年以后他就宣布要跟一个叫契娜·比奇的女人结婚。这个女人最近刚刚改信基督教,她是在刚刚当脱衣舞女的时候跟菲利普相识的。不过,蒂姆还是宁愿把心思花在这些莫名其妙的邮件上。

这些邮件笼罩着一种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气氛,只是略嫌陈旧、严肃了些。一百部旧侦探小说就像一台生了锈的机器,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进入到他的生活当中。然而,在二十一世纪,这样的事情必须被看做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至少一个恶意的黑客损害了他这个系统的安全。

他的杀毒程序在文件夹和文件中均没有发现讨厌的病毒。蒂姆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给他的电脑专家迈伦·多罗特-里瓦吉打了个电话。迈伦看上去像个西班牙人,说话的时候却带着很好听的德国口音。他给蒂姆以及格兰德街五十五号的同伴化解了许多电脑上的疑难问题。